

白领变形 外卖小哥被迫营业

——上海体育产业从业者的疫期故事



“我的目标是一天能跑到300元，实现这个目标，花了19天的时间。结束的时候，为了庆祝突破300元大关，我给自己买了一瓶可乐，打了一个很欢乐的嗝。”

从月入过万到一天七块生活费，陈飞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

公司“过冬” 房东减租才决定返沪

6月前复工无望，房东答应降租又反悔，为了老家的购房首付送外卖，陈飞没敢告诉村里的父母。

2月6日，陈飞就准备从河南老家回上海，不过，雪下得太大了，被困在村里三周后，2月28日才回到上海。2月17日公司通知我们2月27日复工，几天后又改为3月10日，不久又通知6月前复不了工。

陈飞所在的公司主要从事体育赛事活动的组织和运营，比如全国各地大型的马拉松比赛、跑步比赛等，“现在疫情防控的形势下，这种大量聚集性的活动，可以说是丝毫没有复工迹象。公司的项目都延迟到了下半年。为了过冬，公司现在采取的是休眠政策，就是人不复工，只发基本工资。”

正常情况下，春季和秋季是体育赛事活动的旺季，“原本我现在应该会非常忙。因为活动多在外地，我甚至曾连续50天出差，而且没有休息。现在想想，那种忙碌的日子，还是挺幸福的。”收到6月份之前不能复工的通知后，陈飞首先想到的就

是要开源节流，“第一时间，我就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上海的房东，房东表示理解，愿意降租700元，从每月1500元降至800元。原本我是计划继续待在家里，因为房东答应降租，就意味着生活成本降了不少，于是决定回到上海。但我没想到，回来后，房东又不愿意降租了。我能有什么办法呢？不降就不降吧。”没多久，房东就来找陈飞唠嗑，“房东告诉我，隔壁的租客房租还没交，人就跑了。那个租客其实也挺惨的，在酒店行业上班，估计也没复工。房东一直催着他交房租，催着催着，他把东西收拾好就消失了。”

现在公司2月份的工资还没有着落，3、4、5月份只有2480元/月的底薪。“我有一定的积蓄，即便这段时间不工作，也能生活下去。但是没有这三个月的工资，我的购房计划就不得不延期了。年前，我在老家看好了一套房，首付在30万-35万元之间，就差这几个月的工资凑个首付。”陈飞说。

买房，是陈飞一定要迈出的

一步，退一步说，即便这几个月收入受到影响，他可能也会换一个首付没那么高的，“这对我来说，就相当于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。”

因为这笔钱，是打算用来买房的，陈飞根本没想着要去动它：“现在，我每月的生活成本在3500元左右，包括1500元的房租和2000元左右的生活费。待业期间，只有2480元的底薪，对我来说，确实有不小的生存压力。我并不打算让自己闲着。”

因为和公司还有劳动合同，如果太过于正式的工作，需要的手续也比较麻烦，所以陈飞就优先考虑网约车、快递、外卖这些行业。

完成14天隔离后，一开始，陈飞去了附近的快递站点面试，他们要求每天早上6点半去站点理货，干一天的活，也就到晚上六七点了，而且要求一个月无休：“因为是兼职，我还是想拥有自己的时间，可以去看书，或者做其他的事情。比较之下，时间比较自由的外卖就成了我的首选，而且赚的钱可以很快在支付宝提现。”

开始有落差，被短视频社交带火了

从月入过万的白领，到送外卖，这种身份的转变带来的落差感，陈飞自己其实觉得还好：“事实上，快递员、外卖员等的工资收入并不低，甚至比一些白领还高。但一开始，我没有告诉父母，怕父母跟农村的街坊邻居解释不清楚，让他们丢脸。不过，父母最近还是知道了，他们给我发来短信，担心我太辛苦。”

4月15日，陈飞把送外卖受伤的短视频在某短视频社交软件发出去后，就在家乡火了。陈飞一开始没有意识到短视频社交的推荐机制，但现在也无

所谓了：“我现在比较担心大学同学知道我在送外卖，就是会很尴尬。有一次在短视频软件直播的时候，有人冲进直播间，叫了我大学时期的外号，当时我尴尬得说不出话来。”

送外卖的第19天，一天跑了15小时，接了47单，赚了300元，陈飞给自己买了一瓶可乐庆祝：“我接到的第一单外卖，是系统派送的没人要的订单。目的地在浦东周浦方向，距我13公里，单价147元。当时挺兴奋的，因为当天我中午就出工了，但因为层级比较低，一直抢不上订单。我花了40多分钟送

完这一单，觉得挺值得的。”

“这个客人很奇怪，点了一家13公里外的便利店的外卖。我一开始很不理解，实际上，在上海，出了小区，500米的范围内，肯定能找到一家便利店。”后来，陈飞又接到了几单类似的订单，也就慢慢理解了。现在的人真的太懒了，连店铺离自己多远也懒得看，只看推荐就下单了。

刚开始送外卖的时候，陈飞经常超时，这是因为租来的电动车，只有一块电瓶，常常骑到半路就没电了：“有一次，距离目的地还有5公里，电动车却没电了，

送外卖前，毕业于河南大学的陈飞，在一家体育赛事活动公司工作，天南地北地出差，月入过万。2月份的工资还没着落，3、4、5月仅有2480元的底薪。为了生存，陈飞最终选择了时间更加自由的送外卖的小哥，成了几十万新增外卖骑手中的一员。

从上海月入万元的年轻白领，到“失业”转做外卖小哥，正好一个月。

由于高频率上下楼梯，膝关节出现损伤，兼职送外卖的第25天，陈飞（化名）的右膝盖“罢工”了。走起路来，一瘸一拐，无奈之下，他被迫在家休养了四天。“干体力活不好的一点，就是一旦受伤就没钱了。”陈飞有些难过。

送外卖前，毕业于河南大学的陈飞，在一家体育赛事活动公司工作，天南地北地出差，月入过万。受疫情影响，早在2月下旬，陈飞就接到通知，公司将复工时间推迟到6月份。

“今后一段时间内，马拉松等大型活动、体育赛事等人群聚集性活动暂不恢复。”3月31日，体育总局的一纸公文，给整个行业浇了一盆冷水。“地震来了，如何能保证房子不塌？”陈飞很清楚，行业受影响是必然的。2月份的工资还没着落，3、4、5月仅有2480元的底薪，如何负担每月在上海3500元的开销？2月28日，从河南老家回到上海的陈飞，在完成14天隔离后，就开始准备做点什么。

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受隔离政策影响，无接触服务的外卖行业首先受益，深入城市毛细血管的外卖小哥也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，需求大涨。数据显示，1月20日到3月30日，美团平台上

新注册且已有收入的新增骑手已经有4578万人；支付宝3月20日数据显示，饿了么已招募142万名骑手。

3月20日，在比较了快递员和外卖员的优劣后，陈飞最终选择了时间更加自由的后者，成了几十万新增外卖骑手中的一员。

从月入过万的白领，到走街串巷的外卖员，第一关要过的其实是自己心里的这道门槛。陈飞没打算告诉同事、朋友，甚至并没有计划告诉父母，“农村街坊邻里的关系，我怕父母解释不清楚，让他们没有面子。”身份转变带来的巨大落差，还是通过外界得知的。

一次，陈飞来到公司老板所住的小区送外卖，门卫呵斥他电动车违停，还被要求罚款200元，“居高临下的态度特别明显”。想起之前来接老板时，门卫以对待业主的态度对待他，陈飞心里不免失落。

送外卖的一个月，陈飞在上海的弄堂里，与复杂的地形较量，也在路上，与亮起红灯的电瓶车较量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在与自己较量。刚开始待业的两周，陈飞陷入一种情绪的黑洞之中，自闭又孤独，一个人待在狭小的出租屋里，整天胡思乱想，但对现实又感到无能为力。“开始让自己忙起来之后，情绪好了很多。”陈飞说。



情急之下，我赶紧把车停靠在路边，找了一辆共享单车，蹬了5公里。我发现我骑得再快，还是没有电动车快，所以最终超时了半个小时左右。”平台有规定，超时10到20分钟扣多少钱，超时20分钟以上扣多少钱。陈飞这一单就基本白跑了。

慢慢的，陈飞决定升级现有的装备，又去新租了一组电瓶，这样可以保证车子可以全天跑。此前，每天到了下午3点左右，就不得不把车骑回来

充电，一耽误，几个小时就过去了。

其实，送外卖最难的不是在路上，而是找顾客的家。因为很多小区的标识都不是很清楚，有些地方甚至没有门牌号：“到了晚上，光线就更暗了，有时连路都看不清，我就又给自己配了手电筒，还给电动车装了导航架。总之，各方面都进行了升级。”